

如何“回味”兔年春节的几个“热词”

春晚“耐看”吗？

快报:周教授,你春节过得如何,春晚看了吗?不少人对春晚颇有微词,说是“最不耐看的一届春晚”。不知你的感觉怎样?

周凯:不瞒你说,我是春晚的忠实粉丝,几乎每年的春晚我都必看,而且是从头看到结束。可以说看春晚是我春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有一定的发言权。今年春晚总体来看比去年有所进步。我觉得它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它的视觉比过去更开阔一些,比如说它今年更关注弱势群体,更关注新生代,对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这些过去根本忘不了春晚的草根,给予了戏份;比如说儿童节目,过去大多是开场歌舞,今年通过一个单独的节目,通过一个家庭的伦理故事,从孩子眼中讲出他们的情感需求。而且有些节目说黑色幽默也好,针砭时弊也好,没有回避矛盾,把房子等社会问题映射了出来,以引发观众的共鸣感。当然,不少观众对春晚有微词也很正常,有些节目如相声,套路老了,话题老了,没有感染力;主持人也全是老面孔、老腔调、“老”出错。轻松不够,刻板有余;本山的小品也只剩一两年的生命力了。春晚的改革确实是必须的。

年味“变淡”了吗？

快报:年快过完了,有人感叹“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过年不像过去那么热闹,那么记忆深刻了。可以说过年已经失去以往的魅力。你怎么看现代化下的传统春节年味趋淡的现象?

周凯:年味变淡,应该说是我们一种无法阻挡的文明变化。过年在秦汉时达到鼎盛,到晚清就开始衰落了,这是因为过年是一种农耕文明,是农业社会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在农业社会,那时需要通过一个时令节气的形式,来区隔平常和非常的劳作。民俗掺杂其中,婚嫁嫁娶,盖房奠基等等,文化内涵很丰富。过年担负着辞旧迎新、合家团圆、亲友走动、祭拜拜祖等社会



漫画 恐聚族 选自新华网

文化功能,现在看,除了前两个外,亲友走动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过去农耕协作,需要维护和补充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现在独生子女,社会关系简单,大多宅在家里,不需要走动,因为通讯很发达。婚嫁、奠基、祭祖等民俗也基本上淡化了,退化了,休憩的功能也不需要了,每周都有双休,所以从社会学分析,年味变淡是正常的。再一个,高度的城市化,使得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交织和变革,城市里民俗越来越远,对一些年轻人来说,除了放鞭炮和春联,已经没有什么春节文化的民俗内涵了。这就要求我们,要注重赋予过年和过其他节日不一样的内容,在传统节日中注入新的活力,否则,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过年不在家而去国外旅游、上网、到歌厅唱歌,而丢失过年的传统特色。如何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搭建文化的平台,适应全球化文化冲击的大背景,是比年味更重要的事情。

真有“恐聚族”吗？

快报:兔年春节,诞生了几个关键词“恐聚族”。反映现今一些亲朋好友、同学故旧之间,由于身份差异、地位悬殊、财富多寡的缘故,不敢聚会叙旧,生怕产生尴尬。应该说这虽然有些牵强,但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有过类似

的感受吗?

周凯:呵呵,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它反映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变迁导致一些个体的发展呈现参差不齐的分化状况,有的人富了,地位高了,而社会更多的是关注攀比经济方面的成功范例,却很少顾及人们的精神层面,比如是否幸福、是否健康等等,反映的其实是“面子社会”的“他我”,即过于注重别人的评价。大多数人在这种攀比中变得灰色,有些人会自卑,回避见面;还有另一种情况,即混得好的人也恐聚。因为岁月的变化,原先在一个跑道的人,现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有时候聚会会觉得无语。无论是价值观、看问题的标准,还是情趣、生活方式等,有可能不在一个档次上了,形不成共振,成功人士会觉得乏味。而且,他们会担心旧友同学有求于自己,因为你的成功在别人看来,是一种可借资源。但是我认为,不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情况,随着橄榄形社会的建立,都将逐步消解。

你“微博拜年”了吗？

快报:今年春节,很多人开始丢弃短信拜年,而用“微博拜年”了。而且,人们通过上网、上微博,更多地与外部世界沟通,有的甚至参与公共事业,如打拐、捐赠等,这与过去我们屏

自己,醉心年味的“过年观”相去甚远了。央视首届网络春晚也将全国人民的微博祝福汇集到大屏幕上,掀起了一场拜年方式转变的新革命。信息功能在过年中的增强,你是如何评价的?

周凯:我注意到了,这是重要的社会进步。过年在家,很多人超越了小家,把眼睛投向了“大家”,不仅关注国际、国家发生的大事,而且还参与社会事业,这要归功于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户生产内容。新媒体的用户既是一个接受者,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这是多媒体时代话语多样化的表现,反映在春节上,除了技术支持、时间(假期)支撑外,还需要一个对非主流媒体话语通道的宽松环境。因为缺乏民俗的吸引,所以不少人选择上网,充实了过年的内容,也保持了与外部世界的联通,还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微博时代正在改变着我们传统春节的样式。随着社会的进步,橄榄形社会结构的成熟,过年的人们肯定会超越自己的小家,更多地关注国家。这也是今年春节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

快报记者 宜强



周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系主任,传播学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等访问学者,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理事等。

“微博打拐”：春风中的力量

南通 周风雷(村民)

于建嵘教授开设“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微博,算得上是个好点子,目前已上传800多幅乞儿照片,相信在热心网友的“手口”相传之下,所谓的乞儿会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回到亲人的怀抱。但是,我们不能过分依赖于微博,也就是依赖于民间的力量,民间的眼睛可以看透角角落落,民间的力量却不可以超越出个人的权利。一个网友跟帖说他每回看到乞讨的儿童就有一股想把他带回家的冲动,但是如果现实中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可能要挨揍了。现在有一些民间的自发组织,他们在帮助被拐妇女儿童的时候就积累了一些经验,一般会掌握一些证据之后报由警方出面,这样不仅安全而且成功率较高。当警民织成一张天衣无缝的法网,铤而走险者还能如愿吗?

被拐的妇女儿童的命运是悲惨的,对于一个家庭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时值合家团圆的春节,帮助他们重回幸福世界就显得意义太重要了。

我就喜欢旭日阳刚的“跑调”

锦州 崔书君(公务员)

2011年央视春晚上旭日阳刚的歌跑调了。确实,是有点跑调,怎么会跑调呢,这首《春天里》他们不知唱了多少遍,倒着唱应该都能很熟练地唱下来,怎么会跑调呢?其实很简单,不是他们不知道调,而是他们紧张了。

有的人可能会失望,有的人可能会批评,所谓的平民明星,登上舞台也不过如此,这么大的央视怎么会允许这种失误?其实,这不是失误,如果不失误,就失真了。真正喜欢旭日阳刚的都知道,其实他们最早出名是在网上,而且是一个随便上传的光着膀子唱歌的视频,那时的视频那时的歌唱,也许更粗糙,但是却更真实。当然,央视春晚的舞台是不能允许他们仍然光着膀子上的,但是,你不许他们光着膀子,还不许他们紧张他们颤抖他们跑调?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希望看到明星大腕也好,看到草根平民也好,都是希望看到他们的真实。因为真实,所以亲切。

谁给我们戴上了“恐聚族”的帽子

南京 刘开兵(管理学博士)

千百年来,春节一直都是我们亿万同胞共同期待的节日。我们每每期盼那365个日日夜夜后的再一次欢聚。可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万众期盼、朝思暮想的节日,心情却开始踌躇了,许多人甚至成为“恐聚族”和“恐归族”中的一员。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还清楚记得2008年我们中学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时,同学中有的是美国著名大学教授,有的是华尔街金融投资家,但也有不少下岗工人和如同其父辈一样将自己人生生在田间田头的农民。当然,光临聚会现场的大多是自以为“混”得不错的同学,那些当年高考未上金榜和后来“混”得不如意的同学,许多都没有见到。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机遇、生活轨迹都可能不同,我们真的不必太多为难自己。况且,造成今天生活状况的还有我们个人所不能左右的社会客观原因。只要我们尽力了,我们就无怨无悔。有钱,不代表幸福;没钱,不代表贫穷。今年网上流行的一位妈妈的话“回来吧孩子,我们不要你钱,只要你人回来”,就是在告诉我们,亲情和友谊,是无价之宝,拥有了它,就是最好的!

网络创造新“年俗” 新老“混搭”年味浓

——盘点兔年网络过年秀

兔年春节,如果你的拜年方式仅限于走亲戚、打电话、发短信,你可能已经OUT了。互联网创造出新的春节文化,与传统过年方式相互“混搭”,成为今年春节的一个突出亮点。

盘点兔年春节网络过年秀,百字微博拜年、官员网络贺岁、网络视频祝福,字里行间,一颦一笑,传递着浓浓的温情和感动,汇成这个春节最温暖的记忆。

微博上热闹过大年

兔年来临之际,一股“围脖,拜大年”的热潮迅速在各大网站蔓延开来,微博拜年受到明星、名人以及80后、90后人群的追捧。连日来,记者在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网站的微博上看到,以“新年快乐”为主题的微博祝福俯拾皆是,动辄上百万之多。

除了互道祝福,网友们还在微博上贴出长假旅游的照片,或发视频“现场直播”过年景象,热闹非凡。网友Simon上传了姥姥家丰盛的大餐,温馨的团圆气氛在微博上弥漫,引来诸多粉丝

围观和点评。

更值得肯定的是,在话题的指引下,一些本已淡出人们记忆的春节习俗重新进入人们视野,让“越来越没有年味”的春节重又增添了亮色。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期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0年,国内微博客用户规模已有约6311万人。中国人过年讲究的是热闹喜庆,从登门拜年到电报贺岁,从短信视频到微博祝福,随着微博客数量的递增,微博拜年成为今年最潮、最火、最低碳的拜年方式。

网络拜年成风尚

兔年新春,17个省(区、市)的31位党政领导汇聚网络,“群起”向广大网友拜年贺岁。

点击这些新春贺辞,普遍篇幅短小,言简意赅,字里行间带着“给力”“围观”“拍大砖”等时髦的“潮语”热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给网民拜年说:“神马都是浮云,科学发展才是真经,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一时引发网民疯转和跟评。

新春贺辞无不透出官员对网络民意的认可和尊重。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寄语广大网友:“希望多上‘好铁’,多拍‘失砖’。”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希望网友:“为建设幸福广东当好‘潮人’‘脖主’,坚持‘灌水’‘拍砖’,多多‘围观’‘给力’,话语句式全然颠覆了人们熟悉的对话方式,得到网友一致好评。

实际上,政府官员网络拜年不过是已经渐渐流行的网络拜年风尚的一个缩影。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李浩认为,春节文化的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华文明向来有容乃大,“混搭”可能就是当下春节文化现实存在的一种形式,我们不必指责它不够纯粹,只要各取所需就可以了。

一张“网”聚起团圆情

大年三十,我们志愿者早晨吃鸡蛋,中午吃泡面和八宝粥,下午把全县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游戏、发新年礼物,晚上志愿者们坐在一起包饺子,然后自编自导自演过新年。虽然一整天很累,也没有电视看春晚,但我

们非常开心!”

这是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大三学生程立波2月3日凌晨在网络上写下的一段心语。

今年寒假,程立波利用寒假时间到舟曲支教,到2月3日已是他在舟曲度过的第18天。他把自己每一天的活动都发布在网络上,父母通过网络了解了他的生活,也少却了一份担心。

程立波说,在舟曲的10多天里,自己每天都在感动,在舟曲和小朋友们一起过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

过年了,对于因工作等原因回不了家的人,网络给他们提供了与家人共度春节的平台,一张“网”聚起的亿万中国人的团圆情、思乡情,一根“网”线牵起千里之外的亲人,互道问候、祝福新年,那份温馨着实让人感动。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善峰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网络过年这种新的文化都已经出现并存在了,它对于扩大我们春节的影响力,丰富春节文化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李兴文、万一、陈尚营